

前不久去了上海,参加上海译文出版社村上春树长篇新版精装本首发式。按理,村上君本人大驾光临自是再好玩不过,可村上君一向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摇唇鼓舌,出版社只好退而求其次,找我这个翻译村上的翻译匠来意思意思。于是我摘下干农活的破草帽,再换一条八成新有裤线的西裤,赶紧从乡下屁颠屁颠跑去上海摇旗呐喊,坐台签售。好在上海读者甚是热情,纷纷冒雨赶来捧场,漫说新情,旧版也几乎一扫而光。一时皆大欢喜,我也欢喜,晚间喝干了一瓶上海名酒“石库门”,醉得险些摸不着酒店门、房间门。

首发式首发六种:《挪威的森林》打头,《刺杀骑士团长》压阵,中间四种分别是《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也许哪位想问,新版到底新在哪里啊?作为回答,至少有两个焕然一新,一个是封面设计焕然一新,一个是译序焕然一新。先看封面设计。设计师是国际上颇有名气的插画师诺玛·阿尔。一口气画了六幅,一气呵成而参差有致,构图简约而扑朔迷离,象征性地表现出了村上作品简洁洗练的语言风格和带有魔幻现实主义

2023年,我国的一本著名的儿童文学刊物《少年文艺》迎来了创刊70年的大喜日子。在逝去的岁月中,这些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辉煌创造过成绩的刊物,想来就是因为有那些闪耀光彩的编辑在其间发挥着重要作用。说起《少年文艺》,我特别想要提到的一个名字是“沈碧娟”。

她瘦小的身体里边有着很大的能量,她在《少年文艺》的时候,做下了许多值得铭记的工作。她负责报告文学这个门类时,凡联系作者约稿后,接下来大都

要自己陪着作者前往采访,甚或她先去被采访者这里走一次。而《少年文艺》的一个很小的栏目“读者、作者、编者”,却是大家最爱看的栏目,据说读者拿到刊物,大都会翻到刊尾翻看这个小栏目,而这个小栏目就是当时已担任《少年文艺》负责人的沈碧娟老师亲手编辑的。每一次,她会在编辑部众多的来信中寻找到闪光的素材,精选出其中的几十个文字、几百个文字,然后编成一期,栏目虽小,却大受欢迎。

在《少年文艺》的编辑队伍建设上,沈老师也花了很多力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少年文艺》的编辑队伍非常强,沈碧娟老师物色到了像张成新、秦文君等这样优秀的年轻人,使《少年文艺》的编辑队伍堪称一流。进而,一流的作者队伍也建立起来了,自然使这本刊物也成为公认的一流刊物。

沈碧娟老师在编辑岗位上足足干了半个多世纪。可以说,从《少年文艺》创刊的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这个世纪,有她在,《少年文艺》编辑部就是一个团结向上的集体。她会在家招待大家吃蟹粉馄饨,她的家被命名为“沈宝和”(取自“王宝和”店名意),在大家的欢笑声中,沈老师也很得意,为自己能够在这个团队中起到团结大家的作用而自豪。在出版社的年会文艺节目表演中,她会在自己既不能唱也不能跳更不怎么能朗诵之类的情况下,毅然决然跟着年轻人一起上台,只是在那里站着,给了大家一种信心,也让她表达了对这个集体的爱护。

《少年文艺》编辑部几次搬家,而沈碧娟老师最早保存下来的一些资料和她精心制作的剪贴本、照片夹和《少年文艺》搞过的活动的信息集锦,在最近的《少年文艺》70周年的“特展”中大放光芒,让现在年轻一代的编辑喜不自禁。

沈碧娟老师已经故去,但如今大家说起她,依然感到亲切。



我为什么不重新翻译《挪威的森林》

林少华



义倾向的文学意象。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译者名字的字号实在太小了。喏,你看“MURAKAMI”(“村上”罗马字拼写)是那么大,劈头盖脸,铺天盖地。而译者名字被小小压在最底层,一副可怜兮兮大气不敢出的样子。也许有人说,没有作者哪有译者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另一方面,毛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原作之皮是光彩照人还是黯然失色,完全取决于翻译之毛。

另一个是译序焕然一新。原来的译序,内容侧重于依据自己接触的日文第一手资料为读者提供作品的创作背景,介绍作者的“创作谈”和相关学者见解。这次的新序,则主要谈自己的一得之见,总体上倾向于文学审美——构思之美、意境之美、文体之美、语言之美。不过写得好辛苦啊,比第一次的难写得多,好比把脑浆整个置换一遍。加之忽而“阴”了忽而“阳”了,十篇新序写完的时候,险些把自己感动得老泪纵横。

至于译文嘛,再怎么忽悠也

不敢说焕然一新。不过的确重新校对了一遍。与时俱进地更新了一些译法,例如把“轻型卡车”更新成“皮卡”,把“炸面圈”更新成“甜甜圈”,等等。也有的读者中意“炸面圈”,说“炸面圈”更能刺激食欲,“甜甜圈”太小儿科了——罢了罢了,这可如何是好?其实这次更新最多的,是让我这个乐盲抓耳挠腮的西方爵士乐摇滚乐等所谓外来语。所幸责编姚东敏不辞辛劳,逐一核对准确并在每本书的最后分别用英语列出了音乐一览表,为音乐发烧友提供了方便。

或有哪位想说林老师你干吗不赶在阿尔兹海默症到来之前整个重新翻译一遍?说实话,我也冒出了这样的念头,于是把《挪威的森林》第一章开头几小段重新译了一下。结果发现——你猜我发现了什么——发现反倒不如原来的了!这让我惊讶得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难道三十多年来自己的翻译水平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还是说自己当年一出手就来了个出手不凡?不错,从技

术角度来说,重新翻译的,看上去明显变得“忠实”、变得“精确”了。可是当年笔下那种水灵灵的鲜活感、跃动感或艺术灵性哪里去了?

究其原因,三十五年前初出茅庐的我用“心”、用“感觉”翻译的,而在历经批评风潮的现在,更多使用的是脑袋、用“技巧”翻译的。这让我想起前年4月村上春树在早稻田大学新生入学典礼致辞中说的两句话:“不是脑袋灵光就能成为小说家的,因为脑袋灵光的人立马用脑袋去想。而用脑袋想出来的小说是没有多大意味的。好的小说必须用心想才行。”这意味着,既然人家村上的小说不是用脑袋而是用心想出来的,那么翻译村上小说的人也必须用心而不是用脑袋才行。若译之以脑袋,译出来的想必更为“忠实”或“精确”;而要译出打动人心的美感,就要译之以心。打个比方——把原作比作杨贵妃——测量杨贵妃的“三围”数据,再精确也没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重要的是再现“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诗意氛围或美感。

于是我长叹一声,掷笔于案,任凭绝望的潮水漫过我的头顶,彻底放弃了重新翻译的努力。还请各位朋友多多见谅!

来认领。每当这时,女儿便会心痛到了极点,便赶忙飞奔过去,半跪半蹲在母亲身边,握住了她那双凉凉的小手,母亲依然端坐在桂花树下的“美人靠”上,如一尊玉雕石刻的圣母,不言不语,脸上无有笑容,只是发梢间,洒落了不少米粒般的桂花,幽幽地香……

想起儿时,在江南一个粉墙黛瓦的小村庄,也曾有过一帘似曾相识的风景。母亲手牵一个羊角辫的小姑娘,走在斜阳西下的乡间小道上。沿途有蛙鸣,有炊烟,有牛背上吹着短笛的牧童……水清清,云淡淡,桂花的芳香,弥漫了整个典雅的小村庄……

此刻想来,女儿是多么愿意半跪半蹲,永远俯首于母亲面前,尽一份为人女的孝心啊。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她,永远地走了。以后的岁月里,再走过那一排排桂花树下,走过桂花树下那一张张“美人靠”旁,女儿就再也无法从容自若。“我,坐在这里等你。”迷迷糊糊的一刻,似乎听见母亲还在如此这般地说。

又是萧瑟秋风的季节,又是桂花飘香的日子。只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桂花,被称作金秋的使者。苍翠的叶,米粒般的朵,素雅的香,坚挺的骨,在苍白惆怅的无依岁月里,慰我孤独寂寥。一树桂花,开谢了,明年还会重来。但是,人呢?最是孝亲不能等。有那么多曾经,来不及回忆;那么多的明天,来不及谱写。却是,回不去纯情的昨天,留不住故去的亲人……

吃月饼如应付公事一般。是生活变得天天像过节一样的丰裕而失去了对月饼的青昧,还是纷繁复杂的生活让人们失去了对月饼蕴藏的美好故事的灵性感知?遗憾的是,找不到月光融融的夜晚,一家人围桌一坐的欣喜了。

前几日,参加了一次朋友组织的盛宴。席间,不乏名人专家,有人把一块月饼切成八瓣,每人分食一块。只见专家们仪式感特强地轻捻月饼,细嚼慢咽,连说:“血糖高,品尝一下就行了!”在这样的意境下,月饼俨然成了满足仪式感的工具。大快朵颐抑或偷食月饼的快乐,远远遁去了。

一日,新招的研究生们前来拜访,我拿出月饼品尝,切开朋友寄来的云南软籽石榴,那份软糯的香甜,与松香可口的月饼一起,增加了不少师生间的谈

已近深夜,仍无睡意。打开手机,跳出一幅图,熙攘的夜市,顶上是貌似植物类的枝条搭起的屋棚,人们三三两两悠闲漫步。突兀的是一个大大的浅蓝底白字的长方形牌牌,上面写着:我在和田夜市很想你。一个可爱的大头卡通女孩站在下面,那双大眼睛好像在忽闪。“你在哪里?”我问。“新疆和田,被烈日烤着。酷暑四十度。”她是从遥远的海边,穿过整个中国去新疆的。

我们相识,是在几年前的戈壁沙漠。她总背着包端着相机,独自精精神神地走来走去。一位同行者拍下她的背影,空无一人的浩瀚沙漠,一个微弯着腰专注盯着镜头的背影。我说鲁迅有诗:荷戟独彷徨。她就那样洒脱一笑。她会把行李收拾得能完全塞入一个小背包,这样就可以上飞机不用托运。我看她每天穿同一件衬衣,后来知道那是可以晚上洗了早晨就干的。她是事业有成的大学水木工程教授,退休后做各种自己喜欢的事,旅行,写作,公益,照看孙女。她的年纪比我略长,我会想念她。

今年七一日前夕,住在南京的蒋旦萍蒋老给我电话,说“七一”近了,他录了一段话,还唱了歌。然后,我收到了那视频,封面是大红色的,设计很漂亮,写着“1921——2023 百岁老兵 七一抒怀 2023年7月1日 蒋旦萍”。伴着“我爱你中国”的优美旋律,蒋老很正式地开始:“同志们,朋友们!”他说今年是建党102年,也是自己入党83周年。他回忆自己当年在两三百平方米的小屋里宣誓的誓言,这些誓言一辈子都没忘记。

他的“同志们”,基本都已离世。他总是那样不遗余力地,赞美着那些曾经和自己在技侦战线同甘共苦,在各种艰苦险峻中勤奋为党,忘我奉献的,心甘情愿姓埋名的战友,赞美着同志们的友爱、忠诚、无私。那位他入党介绍人,当年是从广东逃亡到上海的仅比他大一两岁的女青年,作为地下党支部书记,她带领他宣誓,之后送他和其他几位同学,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去了新四军根据地。隆冬时节,临行前,她把自己仅有的最值钱的冬天穿的旗袍,给了身材瘦小一无所有的蒋旦萍,陪他一起去四马路布店买了块布,做成成长衫罩在外面。到了根据地,第一次行军的第一天,刚刚16岁的蒋旦萍,到了宿营地倒头便睡,半夜政治教员来看他,背上他去洗了个澡,告诉他,行军以后脚一定要洗,要不然第二天就走不动路了……这些刻骨铭心的片段,始终是他全心热爱着的,他想念他们。

最后,蒋老唱了两首歌,《松花江上》和《黄河颂》。他说这都是他从15岁就喜欢的歌,如果大家喜欢,他会喜出望外。唱到“爹娘啊,爹娘啊……”,他闭着的双眼,溢出了泪花。一个百岁老人,内心深处,始终拥有着他珍视的。

品质生活应有想念,这些想念汇聚起来,是爱。



北方·新工业印象之一
(套色木刻) 金鑫

资。学生们各自体验着自己对月饼的感觉,对比着少时所吃月饼的体验。城乡学生的感受迥然不同。月饼和石榴的圆润,加上对月亮的想象,一位同学还当场朗诵起一首《写给月亮》的诗,诗里念及外婆、山冈和故乡,就像唯美的月光,让学生们的欢笑静止下来。满屋咀嚼的声音,像大家在寻找少时的月亮。

现代人对节日的仪式感,需要一种诗意的追寻。在失去故乡的意境里,难以找到月饼的清香。少时味道的缺失,就是诗情画意的放逐。在混凝土森林密布的大城市,人会迷失在节日的挫败感里,以至于郁郁寡欢,感受不到幸福的味道。

十日谈

今天我们怎样过节

责编:郭影 沈琦华

明起请看一组《一路上有你》,责编:华心怡、殷健灵。